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警富新書
第四十回 韶州關參軍提兵 廣州府欽差結案

當下天來跟隨欽差官船出只，所到之地□里逢迎，幽魂暗輔，水陸平安。自不消說。一日舟次蘇州府城。文武官咸來拜見，候請聖安。天來居舟無事，翔步至閭門外，遙見一人身材五短，肉緩骨清，相逢不見其耳。天來暗曰：「此非我前日恩人區明乎？」趨而下拜曰：「區伯爺，前蒙再造，感德良深，容當回省厚報。」區明回禮畢，搔首而問曰：「與子貌甚如故，一時忘記。敢問尊姓大名？」天來答曰：「昔年關山遇難，非得伯爺與何先生，哪有今日相見？」（開謝其所薦之人）區明訝曰：「君莫不是番禺梁兄乎？別來未久，如何鬚髮皆霜？」（訟事經輪去，生得髮如霜。）遂詰其到此之由。天來始末道之。區明歎曰：「疊逢艱辛，猶可以哭庭雪恨。雖昔之申包胥、吳之伍員不外是久。」（伍子胥疊逢艱辛，申包胥哭庭雪恨。天來境遇兼此二人。）二人相語良久，然後天來問其商賈生涯，因何滯滯。區明曰：「近年風雨調和，果實繁盛。而且本號之貨，大不及人。（既練風息，又沾雨水。區明之貨本不及人，區明之義人亦不可及也。）因此貴來賤賣，本月方才沽訖。老夫不久亦當歸鄉。」天來曰：「如此千里之遙，猶不可以獲利。所謂窮通得失，自有其時。」區明歎曰：「老夫經營四□餘年，折本之多，莫此為甚。」天來悵悵曰：「寶號有多毀爛，致傷缺本，皆愚姪昔年負累所至也。」區明曰：「老夫家雖淡泊，然歸鄉尚可度活，梁兄休憊勞心。」二人剛剛講到投機，忽聞江上放炮三聲，頭鑼齊響。天來恐官船遠去，不及追隨，只得與區明作別，登舟而去。正是：

去路既遙來路遠，
別時容易見時難。

且說區爵興酒病歸來，大失貴興所望。因見事急，無以為計。一日丑更時分，親往大王廟祈求訟事平安。剛至廟門，忽然狂風大作，（天來遇風貴興亦遇風。天來之風得神所救，貴興之風為鬼所侮，一鬼一神遙遙相對。）吹起一團黑氣。黑氣中閃出一人，怒目攢眉，遍身鮮血，大叫一聲：「貴興還我命來。」貴興駭絕仆地不能起，從者扶救而歸。

正惶恐間，有人報李豐求見。貴興命人接入問曰：「京城消息何如？」李豐曰：「探得天來告准御狀，二月□八日欽差已出京城，不日必然到省。年兄可預為之。」貴興曰：「若此當何如？」李豐曰：「年兄果能多捐財帛，猶可轉禍為祥。倘有吝惜，非吾所料。」貴興曰：「今當此徬徨之際。舉目無人，敢求足下為吾護理。」李豐曰：「家母因有微恙，吾當回省服侍。緣為事大關天，特來告急。」貴興曰：「遲日捐資候駕何如？」李豐匠諾而歸。貴興命陳金玉到家囑曰：「吾今備便銀四□萬，煩賢妹丈偕喜來押運到省，交耐李豐，托他帶往北江，為吾致意欽差。」金玉唯唯遵命，遂與喜來僱舟，拖星帶月，望廣州城進發。（仍以星月收束）貴興又遣美閒準備洋船，遇有不測，舉家赴走。

是時，爵興酒病已痊，貴興請其帶金銀到眾衿老鄰佑家再行賄囑，一一分撥已定。忽見金玉回報：「是日舟行□里，大雨滂沱。喜來生起一點不良，欲將小弟謀殺，吞財。方才舉刀，幸得天公有眼，霹靂一聲被雷殛，須臾屍浮江面。是時風高水急，逐之東流；（了卻喜來）只得單身投見李豐。此財業經交代，舅兄不在掛懷。」貴興悵悵不已，宗孔曰：「此奴心懷不軌，今為雷神所殛，此天之助姪老也，又何恨哉？」（或云語雖諂諛，其實有理。餘曰不然。言雖近理，實則諂諛）貴興以為然。

再說欽差一日舟次南雄始興，適遇李豐請見。李時枚接入，屏退左右而言。李豐具道：「貴興有個禮儀送上叔父大人，求大人執法秉公。不致虛扳被押，使彼得以潛修習讀，邀取功名。（功名二字回顧首卷）他年有所進用，皆賴大人所蔭也。」李時枚曰：「他卑讀書學者，我當原情定案，斷不使聖門人吃苦也。」言訖，慨然領下此財。李豐暗喜而歸。

李時枚舉其言以告孔公，孔公大怒。李時枚曰：「大人休要作色。今凌貴興巨百萬家財，著令吾姪送禮而來。若然拒絕，彼必生疑。萬一此犯遠逃，我等回京將何言以應主上？吾今受之，正以固其心志，異日將此財以充公費，有何不可哉？」孔公改容而謝。

來日舟抵韶關，孔公急喚該府參軍葉堅帶領官兵數百人先往番禺譚村，擒捕凌犯，計開有名名人等，查出稍有私縱嚴行。參軍葉堅領命而去。

再說李豐回見貴興，備言欽差大人加意體恤學者，一聞肄業之人，便另眼相待，曾經收下此禮，說有「原情定案」文語，貴興以為然，命家人開筵，邀請賊黨及一切護理之人，咸宴於裕耕堂中。貴興謂眾人曰：「如今大人收下我個厚禮。他日恐要諸公開堂訊質，必須眾口同詞，吾自加意服料。事成之後，斷不相忘，自皆應允。」少頃美閒自澳而返，貴興舉酒賞勞一番。正飲間，李豐回念母病未愈，飲食如何得安？遂與寶興告辭。行不上半里，忽聞背後炮聲亂響，人馬齊鳴。回望煙火冲天，數百人把那個凌家生重重圍得水泄不通。（李豐孝子竟能得漏王章）眾人檢手受縛，惟林大有氣力剛強，接取官兵器械，左衝右突，殺傷牌刀手八人，弓箭手二□五人。葉公見其兇暴，近前斬得骨肉如醬。（了卻林大有）隨入貴興內室，束其妻子，一齊解至臬衙。然後至馬鞍街捉拿馬半仙，到案審察。

是日欽差到省，與眾文武官接見畢，會蘇按察於大堂。孔公居中，李時枚居左，蘇按察居右。兩旁皂隸厲聲贊堂，弔在黃經審釋，將蕭輝鴻與如仙二人正法。（了卻黃經事）其後，拘出凌犯數□人及原告人梁天來，咸跪於大堂審訊。孔公罵貴興曰：「好個學者！如何昧良肆惡，藐視朝廷，溺信堪輿，不知畏恥？既糾賊以行兇，復多方而賄吏，如此作為，習什麼詩書，治什麼經典？豈非玷辱我孔家先聖！況曾經本部堂確審歸監，何得恃刀反變，屢擺財神？」言罷，伏倒一個籤筒喝：「打！」

眾皂隸摸去貴興下衣，露出兩臀，幾人換手，亂打無數。貴興哀聲叫苦，便血交流堂下。庶民觀者如堵。李太監曰：「凌貴興有話，可實訴來，不得虛言搪塞！」貴興稟曰：「監生自來畏法，常被人捏，不敢謀人，為伊欲圖卸債，因而架以大題。監生之行，衿老可保可結，鄉人信之諒之。」（國人皆曰賢猶未可信，何況鄉人？貴興以鄉人而開其莫大之罪，此其所以為貴興也。）

天來稟曰：「監生天來，原有證人張風，被惡雄財賄吏，屠證封冤，觸犯天顏，登朝控告。惡知監生赴京。復行截殺。幸遇商人區明、天爵，保過關山。今日始丘冤情，伏望鴻恩洞察，奕世沾恩！」

貴興稟曰：「伊以截殺扳誣，足誰可據？大人細察此語，洞見前冤。」蘇公怒曰：「本司舉出證來，爾當何罪？還下記在譚村訪察，曾經自吐隱情。如今還說這等刁語！本司歷任各省封疆，未見有如此虎監，刁頑至極，慘毒異常！」言罷，喝聲「掌打！」打得貴興口鼻血一齊迸出，身著之服沾染成紅。孔公再責曰：「爾當日業已招成，今者在本部堂前尚敢更變，何況別官別職，自不必言。」貴興暗思：「大人既受此禮，如何拷打？若此，莫非李豐埋沒此財，未曾與吾致意？我若招成，必然梟首，不如捱過一場苦楚，或可偷生。」只得咬著牙根，連聲叫枉。孔公見其終不肯招，令人發上招架夾之。貴興怒目睜眉，呼天號地。堂下庶民喝采，案前各犯駭然。

李太監曰：「爾可及早供來，吾或可以為妝暫寬一線。」貴興喘氣搖頭稟曰：「監生實掠得花盆、椅、桌，未曾舉火焚燒。緣為伊父欠下本銀一千兩，也曾掘得用芋，割得田禾，至若挖彼祖山，途中截殺等事，監生斷不敢為。」孔公曰：「爾之罪惡曾不止此！可再供來，稍有包庇，登時處死勿悔。」貴興所供如是。

孔公呼皂隸於左右，扣緊架索。其時貴興身中魂魄早已分離，眼中水火一齊迸出。（水火二字去極趣極）李太監見其寂然不動，謂孔公曰：「何無暫鬆架索，依其醒來供盡，然後按法如何？」孔公依議。逾時，貴興復甦，不得已從實供來。孔公乃將各犯拷打無數。各犯雖有辯辭，孔公哪肯聽信。

天來言此案大半係宗孔與爵興把持。是時，宗孔已打得皮開肉爛，爵興亦遍體皆傷。其後復打，見他二人舌脹滿腮，竟不能再發一語。

孔公責罵馬半仙曰：「爾這堪輿，誦什麼青鳥之書，說什麼青龍白虎如何，罔知法紀，左道惑人！」言罷，撒發喝打。打得馬半仙鮮血淋漓，後臀之肉腫脹，形若伏盆。（先生後邊立武之勢高聳矣）含驚稟曰：「小的藝習三世，據學而言。彼善彼惡，何由得知。伏乞大人電察，矜憐小的無任瞻感。」

孔公謂李蘇曰：「如此九命之案，當以何法治之？」蘇公過席，答曰：「國朝設法森嚴。當日康熙三〇九年粵東洋匪屢慣殺人，擬議凌遲處死。卑職所見，宜照此例行刑。是否可行，仰體大人裁奪。」李太監曰：「何無減此屢慣二字，處劓何如？」孔公點頭稱善。登時，拘各犯及其妻子出法場行刑。先將貴興額肉割開，刮傷兩乳，手足微斬四刀，然後刺入心窩，割斷毒腸五寸。貴興舌根迸出，血溢沾襟。須臾，哀叫一聲而逝。惟時，貴興之子應科尚屬髫齡，將欲就刑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忽然兩淚如泉。孔公歎曰：「一人之惡，禍及妻兒！無奈朝廷律例森嚴，不如此如何慰九命之冤。」

正惆悵間，法場外閃出一人，（此何人哉？）稽顙大哭。孔公視之，原告人梁天來也。孔公訝曰：「吾今為汝生者除害，死音伸冤，如何反作悲傷？」天來稟曰：「監生與彼一脈同生，不忍絕去凌家之嗣。父雖不善，子亦無辜。伏望大人寬宥。」孔公曰：「劓此一人，不足以償九命。情雖可憫，國法難容。」應科聽得此言，四顧張惶，哀慘之聲啼之愈急。千百人見者，無不墜淚。

天來再稟曰：「監生姓孤人寡，兩世三丁。母舅之家今亦僅存一口。萬望大人原情減免，俾得兩姓銜恩。」（詞意俱類〇二郎文）孔公默然良久。李太監喝曰：「餘此惡種，異日生端，終為汝子孫之患；稍有寬恕，難以警戒萬方。」呼皂禁推倒斬之。天來回顧應科，神色懼失，匍匐近前環抱，竟然引領以代。

蘇公見此情形可憫，起居稟曰：「何無著伊具下保章，保其三世減行仗責，以杜將來則彼雖有泄恨之心，終無以展其私志。似此律依情，當兩得其宜。孔公以其臨民有愷悌之方，欣然依議。各犯有應斬、絞、流、徒、枷杖責釋放，一一分別輕重治之。大小職有受賄循辦者，俱按國法（四字中有無數筆墨，關者當理會之）計關。」

斬犯：

凌宗孔（混名落地舌，一名虎翌，一名飯匙夫）、凌美閒、區爵興、林大有（死後加刑）、周贊先（混名犬鑿聲）、李亞添（混名擎天木）、尤亞七（混名跛腳夫）、熊亞美（混名四蹄兒）、甘亞定（棍名雙角目）、簡當（混名射日矢）、葉盛（混名包天膽）、凌越文、凌越武、凌越順、凌越和、凌宗孟、凌宗季、凌宗孝、凌宗和、凌其譽、凌海順、凌柳郁、凌柳權、潤保、潤枝、黎亞二；

絞犯：

簡勒先、蔡順；

流犯：

馬半仙（混名鑽穿石）、徐風；

徒犯：

殷出、陳德、杜師爺、陳邦爵、秦登、胡班、鮑師爺；

杖責釋放：

陳金玉、應科、楊氏、潘氏、亞金、婉蘭、清柱、婉菊、清蓮（俱貴興婢）。

孔大人又將貴興家財撥回三千兩於天來，補置岡芋田禾，築牆修山等費。所有花盆、椅、桌，發歸原主。恩賜一個匾與區明，顏曰：禮義可風。更賜一個嶺南義士與何天爵。人咸稱：「皇上明君，欽差大人善判。」其後，乾隆年間，貴興托生惠州府，瞽目為奴。宗孔啞口丐食。梁天來身居貴介公子。欲知三人後世端詳，請看《警富後傳》。